

后期印象派肖像画大师



Pierre- Auguste Renoir 雷诺阿

康春宏 / 著

Great Master of Art in the World 世界艺术大师

河北美术出版社

Pierre-
Auguste **Renoir**

康春宏 / 著

Great Master of Art in the World 世界艺术大师

雷诺阿

河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艺术大师. 雷诺阿 / 康春宏著. —石家庄: 河北美术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310-3119-2

I. 世… II. 康… III. 油画—鉴赏—法国—近代 IV. J205.1 J213.05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9160号

策 划 耿福洲
责任编辑 王素芝 杨智洁
特约编辑 康丽 牟琳琳
装帧设计 北京梓耘书舫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主编委员会 范迪安 张晓凌 王端廷
王 镛 崔自默 康健寨
本卷主编 张进军

世界艺术大师——雷诺阿

康春宏 著

出版发行 河北美术出版社
(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编 050071)
出 品 北京梓耘书舫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72号8号楼905, 邮编 100101)
印 制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12
印 张 21.6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6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录

雷诺阿早期的生活和艺术 3

雷诺阿的成长及创作黄金时代 9

巴比松作画 22
捕捉光影的时期 30
“印象派”画家 52
肖像创作 62
描绘巴黎人生活 120
回归古典画法 130
享受家庭生活 156
艺术风格的成熟 175

晚年的雷诺阿 211

奥古斯特·雷诺阿年谱 244



雷诺阿早期的生活和艺术



年轻时的雷诺阿

19 世纪中期，持续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和政体更迭使法国依然处在社会变革之中，而此时，世界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伟大革命正在多佛尔海峡对岸轰轰烈烈地进行。就像风暴来临之前的平静海面，正处于社会动荡中的法国人民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距离他们似乎有些遥远的革命，正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他们暗示——喷着蒸汽的机械大军将席卷祖辈曾赖以生存的手工作坊，改变他们和后代子孙的命运轨迹。在这个国家里，凯旋门建成，摄影术问世，照相制版实验获得成功，还有人发明了新的交流电发电机。但对实用主义的百姓来说，在一段时期内新发明并不能代替面包使他们填饱肚子，他们仍然点着油灯，依靠着手工业者制造的产品——衣服、食品、葡萄酒——生活在雨果笔下的法国。

1841 年，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 - Auguste Renoir）出生在法国利穆赞（Limousin）地区的省府里摩日（Limoges），是一个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小手工业家庭中的第五个孩子，父亲莱奥纳德·雷诺阿（Leonard Renoir）是一名裁缝。1845 年，为了改变在里摩日困窘的生活状况，一家人怀揣美好的希望长途奔波来到巴黎，希望这座以浪漫而著称的城市可以给全家带来好运。

在巴黎，莱奥纳德·雷诺阿继续从事着

他在里摩日赖以生存的裁缝活计。在机械化大生产尚未摧毁手工业作坊的时代里，这位父亲尚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让这个有着九个子女的家庭过上还算熨帖的生活。童年时代的雷诺阿像那个年纪的很多孩童一样，喜欢用各种简陋的材料随意涂鸦。喧闹的巴黎市井生活、兄妹众多的家庭氛围、父亲店铺里往来的各路客人和色彩斑斓种类繁多的布料，充溢着这位未来画家的脑海，在雷诺阿摆脱了幼年的那些无意义的涂抹并开始摸索着用线条和色块描绘事物的时候，画出的大多是他熟悉的人物——父母、伙伴、兄妹，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图景。按照政府的规定，雷诺阿的父母将适龄的儿子送进学校。在那里他接受到包括音乐、美术在内的儿童普及教育，甚至还有一位老师发掘了雷诺阿的歌唱天赋，并建议他进入剧团，成为一名歌剧演员。但经历过人生辗转的父亲和他身边绝大多数的巴黎市民一样，把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方式看作头等重要的大事，和生存并尽可能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相比而言，艺术和爱好确实是一件渺小而不值一提的事情。

雷诺阿的父亲有他自己的思考。尽管 17 世纪便有传教士将中国景德镇的瓷器制造方法系统而完整地介绍到欧洲，但直到 18 世纪在里摩日发现高岭土，并且建立起当地第一座瓷厂后，产自法国里摩日的瓷

器才开始声名远播。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特使前来订货，整个欧洲百分之八十的皇家瓷器都印着“里摩日出品”的字号，那里出产的瓷质佛像甚至返销到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区。出于对本地传统的自信，父亲在雷诺阿离开学校后，将他安置在一位故乡老友瓷器工厂中做学徒，这在父亲看来应该是再合适不过的出路。就这样，刚刚 13 岁的雷诺阿开始了他长达四年的瓷场学徒生涯。

雷诺阿在瓷器工厂里最初的工作很单调，只是用笔在已经勾勒好的线条里填充色彩，或是在白色的盘子边缘描绘花边，但他很快便学会了使用毛笔的技巧，开始慢慢尝试着绘制一些 19 世纪流行于里摩日珐琅瓷器上的图案——繁复的花朵、宫廷建筑、美女与少年、穿着层层叠叠古典服装的历史人物……颜色、笔触、长短粗细不一的线条，让雷诺阿第一次在痛苦纷纭的世界里直观地感受到“信笔由缰”带来的快乐，尽管他并不理解这些花花绿绿的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但他还是被他手下晶莹的白瓷，以及瓷器上富丽堂皇的洛可可式图案深深吸引，愉快地沉迷在辛苦的作坊工作中。

雷诺阿还经常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兴致勃勃地跑到不远处的罗浮宫参观。这座始建于 12 世纪的宫殿最初只是菲利浦·奥

古斯特二世的城堡，但法国人对艺术和无尽追求的天性让这座皇宫逐渐变成了举世闻名的艺术宫殿，它的藏品之全、之珍贵是世界上任何艺术馆都无法比拟的——亨利四世花费 13 年时间建造了罗浮宫长达 300 米的华丽大画廊；路易十四一生迷恋艺术，他将罗浮宫改造成正方形的庭院，并且不计一切代价购买欧洲各派绘画，以致将国库挥霍一空；拿破仑的对外战争不仅扫荡了欧洲各国残存的封建势力，还将几千吨的艺术珍品从所有被他征服的国家的宫殿、图书馆、教堂运到罗浮宫；拿破仑三世在五年里为罗浮宫做出的建筑修建，更是远多于他的前辈在 700 年里的所有改造……1793 年底，罗浮宫成为公共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或许是因为在瓷器工厂长时间的耳濡目染，在罗浮宫里，雷诺阿常常流连于古典时期精美的宫廷绘画，深深地迷恋着那些精密的肌理与坚实的造型，并想象着可以亲手将这样的图画绘制在自己的瓷器上。

然而，机械化大生产的可怕威力在所有人都猝不及防的时候降临，打碎了在绘瓷业春风得意，并且准备大干一场的雷诺阿的美梦。随着社会工业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手工作坊被机械工业代替，现代的机械工业迅速打败了完全依靠人工的小手工业，人们开始习惯购买质优而价廉的



雷诺阿 1860 年（上图）

老妇人画像（右页图）
1860 ~ 1861 年 油彩画布
45cm × 38cm



批量生产的成衣，使用图案纹路丝毫不差，并且精美程度并不逊色于手工绘制的瓷器。17岁的雷诺阿和他同为手工业从业者的父亲，以及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小手工业者，在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失去了他们赖以谋生的工作。

雷诺阿所在的瓷器工厂被迫关门，但他已经深深地陷入这种充满诱惑感的有趣职业之中。出于对手工制造的东西的迷恋和对自己绘图手艺的自信，雷诺阿应聘成为一家销售窗户幕帘的商店的画工，为当时正在远东传教的传教士绘制悬挂在教堂窗户上，用于替代彩色玻璃的纸质圣经故事图画。在纸上绘制图画的工作使雷诺阿第一次可以真正地发挥他对构图的精巧构思和对人物敏锐的观察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的绘画技巧，进一步激发了他对绘画的热情。雷诺阿仍然到罗浮宫去观摩华托、布歇等人的作品，他还在1860年1月获得了罗浮宫的临摹证。但与在瓷器厂的那段时间相比，这种观摩的出发点不再是使自己画窗帘的技巧精进，更多的是以一个被洛可可笔下的圣母光环点亮艺术前程的绘画爱好者的身份，去欣赏那些珠光宝气、细腻柔和的色彩层次。

雷诺阿开始把他在罗浮宫上课时学到的技艺运用到窗帘绘画中去，这些有着华丽笔法和颜色的窗帘很快让雷诺阿的钱

包越来越鼓，他完全具备了一个熟练工所具备的一切素质。他不失时机地将业务拓展到纸窗帘之外的业务上——为咖啡馆绘制壁画，内容仍然是他在瓷器工厂时所熟悉的宗教神像、古典神话故事等等。熟悉的题材让雷诺阿的创作更加得心应手，那些在其他咖啡馆中流于世俗的宗教壁画在雷诺阿手下变成另外一种富丽堂皇的形式。刚刚从手工作坊工人成为机械工厂工人的人们开始喜欢在闲暇之时坐在这样的咖啡馆里，一边品尝咖啡、啤酒，一边欣赏墙上有着华丽格调的壁画。雷诺阿的订单越来越多，但经济上的宽裕并没有使他安于现状，反而让他对艺术满怀进取。雷诺阿的母亲玛格丽特·梅荷雷（Marguerite Merlet）早就看到了儿子的绘画天赋，并且坚定地支持雷诺阿继续从事美术行业，还建议他去一所真正的美术学校学习。在母亲的支持下，雷诺阿越来越不满足于稳定且收入颇丰的生活现状，不久便辞去工作，立志成为一名画家。在朋友的建议下，他进入了巴黎最好的画室——查里斯·格莱尔（Charles Gleyre）的画室。这时的雷诺阿只知道他开始了一段全新的人生，却不知道他将在格莱尔画室认识此生挚友，并且和他们一起开启世界艺术史上全新的时代。这段青少年时代的画工生涯将深深烙印在他今后的艺术旅程中。

出海者归来（右页图）
1862年 油彩画布
50.8cm × 60.9cm



雷诺阿的成长及创作黄金时代

19 世纪的巴黎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一样，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朝圣者。但对那些刚刚涉足艺术圈，或是在艺术大门外苦苦徘徊的年轻人来说，进入巴黎美术学院深造的确是一条不可或缺的必经之路。为准备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一直靠着自学和天分绘画的雷诺阿进入了格莱尔画室。

格莱尔是一个善良敦厚的瑞士画家，曾经创作过著名的前期象征主义绘画《黄昏》、《消失的幻觉》等。由于本身出身贫寒，出于对具有同样人生经历的学生的同情，格莱尔并不忍心收取高昂的学费，但低廉的学费并不是格莱尔画室门庭若市的原因。格莱尔的和善为他赢得了宽容的美名，吸引了众多追求精神独立的艺术学子前来学习。不过格莱尔十分注重素描基础，在这一点上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自由发挥。他教授学生坚持画活体模特儿和石膏像，甚至要求他们对着某个部位的解剖图重复画数十遍，并且在这样画几个月的素描之前，不允许任何人用色彩。这样的教学方法对画工出身的雷诺阿来说是极有裨益的。每天他都坚持穿着那件沿袭了工匠传统的工作服到画室里画画，认认真真地观察模特儿和投射在他们身上的光线，用他温和而沉静的笔法排列那些可以组合成光影的线条。不过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像雷诺阿一样老实，他们中的很多人会在上课期间打闹、捣乱、折腾模特儿和画室里新来的学员，

不仅是因为这些人学习到了巴黎美术学校学生的粗野，更多则是感受到了众多艺术流派交汇更替而带来的时代悸动。

自从 18 世纪下半叶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革命打碎了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和对权威的迷信，使思想获得解放，个性得到尊重。表现在艺术上，则出现了许多崭新的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形成流派纷呈的艺术新局面。艺术家们也摆脱了长时间受控于教会和宫廷的工匠身份，成为可以自主表达创作意愿的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美术学院和官方开始为他们举办一年一度的展览会，通过展览让美术作品引起社会的注意，寻找买主，使艺术作品走向市场。

在当时法国的画坛，最受尊崇的仍然是代表着官方身份的法兰西美术学院的安格尔 (Jean-Auguste Dominique Ingres)。在他领导下的新古典主义艺术，自形式上仍注重保留古典艺术完整的雕刻般的造型，追求典型的庄重的古希腊理想美，并且严格坚持素描手法，极力减弱色彩要素。同时因为新古典主义的绘画题材往往取材于战斗中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借用古希腊、古罗马的战斗英雄为资产阶级革命摇旗呐喊，十分贴合资产阶级组织人民大众为资产阶级革命而献身的社会舆论要求。但安格尔的追随者们往往只是体会了新古典主义对精密的线条造型的

要求，他们对人物块面造型肤浅的理解以及粗糙的笔法、敷衍的着色，使得当时的沙龙里充斥着大量结合着粗劣风俗画风格的所谓“新古典主义绘画”。

与此同时，受大革命的影响，人权思想深入人心，尊重个性、自我成为新的时代风尚。因此，强调主观情感，追求个性表现的浪漫主义艺术逐渐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风行。它放弃古典主义那种普遍而至高无上的共同美，崇尚揭示人的心灵和独特的自我，以诗意的想象，通过自然形象寄予个人情感。以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为代表的这种新的艺术倾向挑战了安格尔的绝对权威，两方联合各自的评论家拉开阵线，攻击自己的敌对阵营，发生了那场热闹不已的“线条与色彩”之争。

就在他们为了捍卫各自的信仰而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艺术中以描绘现实生活为最高原则的现实主义运动出现了。现实主义艺术家认为艺术应该以实际生活为基础，并且提出“为生活、为民众而艺术”的口号，赞美自然，歌颂劳动，深刻而全面地描绘了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生活画面。这些现实主义艺术家不仅嘲笑新古典主义者的装腔作势，还嘲笑浪漫主义者的无病呻吟，他们认为自己才是在纷繁复杂的艺术大潮中的领航者。一时间，被新古典主义盘踞的沙龙阵营受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严重挑战，法国画坛

闹得沸沸扬扬。

在这一个由政体更迭、社会变更而带来的艺术改革浪潮中，雷诺阿依然保持了自己谦逊勤勉的作风。他白天在格莱尔画室学习，下课后便继续到罗浮宫自习或在宿舍里读书。1862年，这名优等生先后通过了解剖、透视、素描、写生等几门课程，考入美术学校。这之后一直到1864年离开巴黎美术学校，雷诺阿仍然经常回到格莱尔画室学习。在这期间，他通过画室里一位来自蒙特利尔的家境富裕的同学巴吉尔（Bazille Jean-Frederic）认识了西斯莱（Alfred Sisley），随后同在画室学习的莫奈（Claude Monet），以及经常和莫奈在“马尔蒂尔啤酒酒店”厮混的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也加入其中。后来，德加（Edgar Degas）、塞尚（Paul Cézanne）等人都陆续加入进来。

由于早先莫奈和毕沙罗在“马尔蒂尔啤酒酒店”里受到了库尔贝（Gustave Courbet）关于现实主义的高谈阔论的启蒙，因而他们在这个小团体里表现出了格外突出的狂热的艺术理想。他们在“格布瓦”、“新雅典”这样的小咖啡馆频繁聚会，这些地方是当时巴黎著名的作家与艺术家聚会的场所，经常在这里现身的包括画家马奈（Manet Edouard）、文学家左拉（Émile Zola）、评论家杜朗迪（Edmond Duranty）、雕刻家德布坦（Marcellin Desboutin），以及方丹-拉图尔

母与子（之一右页图）
1863年 油彩画布
73cm×59.5cm





罗美尼·拉寇画像 1864年 油彩画布 81cm×65cm



女人半身像 1864年 油彩画布 61cm×50.5cm